

第十三
十

子路憲問恥

□ 12
2810
4

門口 4-12
號 2810
卷 6-4

論語話解卷之七

閩縣陳 濬心泉述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解**子路問爲政如何孔子道爲政第一是能化民爲善如要教百姓向善須自己首先爲善與百姓做箇榜樣百姓自然感化都肯順從了至於民間生業第一在勤如要百姓能勤須將百姓的生計自己也不怕勞苦件件替他料理百姓自然踴躍不敢怠惰了子路是箇勇往的人見孔子只說這兩件心中覺得太少還要請孔子添說幾句孔子道爲政不在多言只要耐久卽如我說這兩件是一生做不盡的事汝只要守定這兩件儘力

言言解
做去徹始徹終一毫不敢懈怠
這就很好了何必再求多呢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才曰焉知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

○**解**仲弓爲季氏家宰來見孔子問政孔子道
家宰總理一家政事若要一親自料理
如何兼顧得及要曉得每事都各有專司的
人須先責成專司的辦理然後由總理考核
功過自然事有條理不致遺漏了凡人都
過失要看過失大小有害事的大過理應懲
處若無關緊要的小過也要苛責起來人人
各懷疑慮那事更難辦了不如一概赦免自
然人心喜悅都願盡心報效了爲政全靠用
人如遇有賢德的人或有才能的人不可聽

其理沒必須舉薦用他自然輔助眾多那政
事更容易有成了仲弓道夫子見教極是但
天下人多不認識如何知得他是賢才去舉
用他呢孔子道天下賢才如何能盡識但汝
平日所知識的人難道都沒一箇賢才不成
汝只要就現在知識的賢才盡數舉用他將
來又知識得幾箇賢才再盡數舉用他汝如
此好賢自然也感動別人好賢的心汝所不
知的別人知得也會代汝舉薦不
致廢棄了又何愁不能盡呢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衛君是出公輒待是等

解魯哀公十年孔子由楚國回到衛國那時靈公已薨其孫出公輒代立不肯接他父親蒯瞶回國就將靈公的廟作為禰廟子路為出公的臣要勸孔子出仕說道衛君仰慕夫子得很要等夫子為政不知夫子為政要從何事先整頓起孔子道諸侯為父立廟名為禰廟靈公是衛君的祖不應稱為禰廟這箇名兒不正如衛公用我為政我心將這箇名兒先行更正其餘且可從緩了子路聽孔子這話正犯著衛君的大忌心中不悅說道不想夫子說話也有這樣迂闊的這是斷行不去衛國應辦的事很多何必定要先更正

這箇呢孔子見子路說話無禮因責他道由說話竟成了野人了若是君子說話斷不如此就有心裏不懂的事也只放在空處慢慢尋思不敢妄說那有像由這般驕率的汝說我要正名是迂闊殊不知名若不正道理先不順如何說得去說去既不順行去也必不順事如何做得成事既做不成講禮不成箇禮講樂也不成箇樂又如何興得起來禮樂興不起來民間沒有教化必然爭訟繁多大家汝害我我冤汝互相傾陷刑罰如何能恰當刑罰不當姦邪得志良善遭殃百姓人人不能自保必至手足都無措了這都由名不正起就弄成許多流弊出來所以君子為政最重的是名要立這箇名必要理上說得去要說這箇理又必要事上行得去這纔不至有名無實諸事都可以整頓了君子出言豈可輕易說一句就要算一句從沒有可以苟且將就得的汝如何說是迂闊呢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

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稼是耕田爲圃是

種菜襁是布帶負是背負

○解樊遲請問耕稼如何學呢孔子道要學耕

種菜孔子道要學種菜須尋老圃我不及老農在行了又請學

圃在行了樊遲退出後孔子向門人說道方纔樊須所問竟成了鄉裏小民了讀書人總要學治民本領豈可但做鄉裏小民如要在

、上位治民第一先要好禮平日一舉一動都要守定規矩百姓見他這樣端嚴也沒有敢

、不恭敬的了第二又要好義平日所言所行都要求合義理百姓見他這樣公正也沒有

、敢不服從的了第三還要好信平日待人處事都是一片真心百姓見他這樣至誠也沒

、有敢不用真情的了這好禮好義好信全由平時學成若果能如此不但一國百姓仰慕

四方百姓也仰慕大家用布帶背著小兒都願意來做百姓又何用自己去學那耕稼呢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授是交付使是出使專是獨

○解孔子說詩有三百篇內有累朝的政化列

用心講求可以通達政體這是一層效驗而

且那詩人性情溫厚心氣和平命意指詞又

言言言
正大又委婉最能使人感悟所以讀詩的人
得他益處也能立言得體這又是一層效驗
如今學詩的人三百篇也曾讀過但交付他
政事他仍然不能通曉差他出使四方又不
能獨自一人隨機應對這是全不用心毫無
得力與未曾學詩一樣雖然讀得多又何中
用呢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解孔子說人無論教家教國總要從修身做
起身若修得正了不必要我強令他遵教
那人心自然感動教化早已行了若是已身
先有不正如何能責人不正雖要強令他遵
教無奈人心不服也是斷不肯依從的了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解孔子說魯國是周公的後裔衛國是康叔
的後裔他二國當初本是兄弟如今魯國
不能守周公法度國勢衰弱了衛國不能守
康叔法度國勢也衰弱了將二國政事比較
情形彷彿相似也同
兄弟一般豈不可嘆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

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解孔子說衛國公子荆居家最好他平日利
心甚淡家中貲財不甚畱心起初纔有些
須積蓄就說道略且合聚了隨後稍稍有得
多些又說道略且完備了到後漸漸有的富
足又說道略且美好了看他意思富與不富
都聽其自然未富時不求富既富時不誇富
全無貪鄙驕奢惡
習這也就算好了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是適

往僕是御車庶是眾

○解孔子往衛國冉有爲孔子御車到了衛國看見人烟稠密孔子道衛國百姓可算得眾多了冉有道百姓既然眾多還要加添甚麼呢孔子道人既眾了就怕貧窮須要均分田業薄收糧稅使百姓都能富足這就更好了冉有道百姓既然富足又還更加添甚麼呢孔子道百姓富足後又怕不知禮義須要多立學校廣行教化使百姓都懂得道理不致爲非作歹這便最好了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月期

是一年十二月

○解孔子說我生平志在行王道人都說王道迂遠難行一時不能見效其實王道並不迂遠如果今世有用我的人我行王道不過一年十二月規模略定也就可觀了若再行到三年那時百事具備上下相安人民樂業教化大行治功便也算成就了這箇效驗是拏得穩的只是今世沒有能用我的人又何嘗是王道難行呢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也

勝平聲好去聲勝是化誠是信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善人在世上極有益他秉性仁慈居心忠厚最能感發人心的天良培養世間的和氣所以古人常說若有善人相繼在上治國到了百年也可以感化那

言言言
殘暴的人變為良善那些殺人的刑法也可
以去得不必用了古人深知善人有這等功
效所以如此說如今細細考驗
這話真是可信果然不錯了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是三十年

解孔子說凡治天下要興利除害還不難只
敗壞久了譬如就有聖人受了天命興起為
王他治天下也必須要治到三十年纔能使
教化漸入人心消融了舊時惡習百姓改過
遷善同歸仁厚復成堯舜三代時風俗這豈
是容易做得到的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解孔子說讀書人出仕叫做從政如知他將
來政事優劣只看他平日修身如何如果
身修得甚正這從政又有何難呢若已身尚
不能修得正就想要從政又如何能正人呢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朝晏是晚以是用

解魯國季氏專權有政不與大夫公議卻在
私朝與家臣商量冉有為季氏家臣有一
日退朝甚晚孔子問道何以回來得晚呢冉
有答道今日是有政商議所以回來了孔子道
在國叫做政在家叫做事汝所商議的大約
只是季氏家事未必是國政罷凡國政須要
與大夫商議就是致仕的大夫也得與聞若
是真有國政我曾做過大夫如今雖不見用

我也應該與聞了。冉有說的本是實話。孔子卻如此說。是要辨明公私名分。使季氏知國政比不得家事。可以私自專主的。這用意就深了。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易去聲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幾是期望。喪是亡。

○解定公問道只一句話就可以興國有的沒但君既如此問也有一句話相像的人都常說爲君的總理一國人民這是最難爲臣的助君治國也不容易如果真知道爲君最難必然心懷畏懼兢兢業業一事不敢懈怠常常如此國家自然興起這不算得一言興國了麼定公又問道只一句話就可以亡國有的沒有孔子答道話原不能如此期望他靈驗但君又如此問也還有一句話相像的人都常說我若爲君也沒有別的樂處只是說出話來人人都是順從沒有一人敢違拘的這真是箇樂處了如果話說得好人不許違拘這不也很好麼若是說得不好也不許人違拘那忠直的人一箇也容不住君越驕臣越諂所用的都是小人所行的都是虐政

國家豈有不亂這不
也算一言亡國了麼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解 葉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道爲政第一是
要愛民如果真能愛民那近處百姓愛我
的恩惠滿心感激人人喜悅就是那遠方百
姓聽聞我能如此愛民也都願做我百姓來
這裏安居樂業了這效驗是由近及遠若不
是真有愛民的心如何能感動得許多百姓
呢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上聲。莒父
是魯邑名速是
快

○解 子夏爲莒父邑宰來見孔子問政孔子說
道爲政的流弊都從性情上起故的性情
褊狹第一切戒急性凡事須從容布置不可
太趕急要快第二切戒小算凡事須從大處
著想不可只圖目前小利那急性的人他何
嘗不是勤政但做事總有箇次序若不管次
序一味趕急要快手忙腳亂這事如何行得
通呢那小算的人他也何嘗不是爲公但見
識落在小處那大處自然見不到縱使做得
成事也不過只得目前小利那久遠的大事
業又如何
做得成呢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
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語去聲爲去聲。語是告
直躬是直身行事攘是奪

隱是瞞
證是佐

○解葉公告孔子說道我鄉黨中有箇直身行

○見父親奪人的羊他做兒子的人也去做箇證

○的直人不是這樣兒子有罪父親替他隱瞞

○父親有罪兒子替他隱瞞父子是一本至親

○人情合當如此不必說是直直就在裏面了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解樊遲問如何是仁孔子道仁是人心上天

○慢的心那天理便不能存了須是居家時若有傲

○切容貌舉動都要極其恭謹不敢一毫傲慢

○這便是居家時天理了天理又在做事時發

○見做事時若有怠忽的心那天理也不能存

○了須是做事時凡有大事小事都要極其敬

○慎不敢一毫怠忽這便是做事時天理了天

○理又在做人時發見待人時若有虛偽的心

○那天理更不能存了須是待人時無論親疎

○厚薄都要出於實心不敢一毫虛偽這便是

○待人時天理了這三件功夫是一生的事須

○要常常做去就往夷狄地方也不可丟棄這

○三件功夫做到純熟天理自然完全也就算

○得仁了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

信而行必果

信。行必果。硜硜焉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使去聲。弟去聲。行去聲。硜告耕反。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硜硜是堅固。筭是竹器。斗裝十升。筭裝十二升。

○解子貢問道。如何纔算得讀書的士人。孔子道。做人第一要有廉恥。一切卑污苟賤的事。自己斷不肯爲。如或出使四方。又能熟悉禮儀。善能應對。使四方人敬重。不致玷辱君命。這種人操守既靠得住。才具又有可用。可以算得士了。子貢問道。請問次一等的何如。孔子道。孝友是爲人根本。如果宗族中人都稱他是孝。鄉黨中人都稱他是弟。這種人根本既好。就是大具稍差。也算得次等了。子貢道。請問又次一等的何如。孔子道。有種人說

話。無論如何。既說了。就一定要信實。行事。無論如何。既行了。就一定要果決。他執意堅固。得很多是箇器量狹小的人。但論他操守。還有可取。也算得又次一等的了。子貢道。如今在位爲政的。這些人如何。孔子見他忽然說到這裏。心內不悅。歎氣說道。噫。這些人的器量。可比只有一斗一筭樣子。是箇極瑣細微末的人。如何算得到他哩。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狷。○中

○解孔子說道。理總是得中纔好。但人生才質人與他學道。是不能得中。如今我要尋天生中道的人。與他學道。是不能得了。不得已思想那次的。也必是狂狷的人。狂的嫌他太好高。但他一心要上進。求取這箇志。向。取狷的嫌他太量狹。但他卻有決不肯爲的事。這箇操

守。可。取。我。得。這。兩。種。人。加。以。磨。礪。造。就。都。可。以。成。材。傳。道。若。只。是。老。實。人。沒。有。這。等。志。向。操。守。如。何。能。擺。脫。世。俗。不。如。狂。狷。的。可。以。造。就。了。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

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恆是常久

承是進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無常的人是事都做不到不得這話說得極好。巫是事鬼神的醫是治病的。若不是常久斷然學不成。何況別的大事業呢。易經恆卦文辭有兩句說道不恆其德或承之羞。這是說人若德行無常。人人鄙薄他。就有羞辱的事進來。孔子讀這兩句文辭。因說道如今無常的人。不知是有羞辱。

想因未曾占過爻辭了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解孔子說與人相處總是和氣最好。但和氣中又有分別。出於公心的叫做和。出於私情的叫做同。君子存心寬厚。推賢讓善。全無忿嫉的意思。這是和。及至有違道背理的事。要使君子曲從。君子也斷不肯。這卻又是不同。小人用情偏私。一唱百和。全是瞻徇的意思。這是同。及至有爭權奪利的事。要使小人相讓。小人也斷不能。這卻又是不和。和同二字相反。須要辨得清。不可誤認了。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

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解子貢問道一鄉人都好他這人何如孔子

都惡他這人未見得可取子貢又問道一鄉人

取要曉得一鄉中有善人也有不善人這兩

種人性情相反善人所好不善人必惡若不

善人也好他他平日必曾與不善人相親這

就是甜軟了不善人所惡善人必好若善人

也惡他他平日必曾與善人不合這便是偏

僻了總不如一鄉中善人好他不善人惡

他這纔是正直光明的人可算得君子了

易去聲 說音悅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解孔子說君子在上容易奉事難得使他喜

悅他平日不愛逢迎如有人奉承他要討

他歡喜若不是正道的事他必不喜悅及至

他用人時候隨材委任如用器皿一般無論

大小俱有可用豈不是易事麼小人在上難

得奉事卻容易使他喜悅他平日最愛逢迎

如有人奉承他要討他歡喜就不是正道的

事他也必喜悅及至他用人時候搜尋過失

求全責備總沒人能合他意豈不是難事麼

這一公一私一寬一刻由他存心相反所以

不同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泰是安舒

○解孔子說君子心地寬平平日舉止從容全

是安舒氣象卻又一言一動都有禮法並

無一毫傲慢小人不知禮法縱慾自恣全是

傲慢惡習而且性情浮躁輕舉妄動忙擾不

堪又如何能得安舒呢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木是質朴。訥是口鈍。

解孔子說仁本是人心得天理。只因後來私欲漸盛。又沾染世俗習氣甚深。所以離得遠了。只有剛強的人。他秉性硬直。世上許多卑屈的事。他做不來。又有果毅的人。他立志堅定。世上許多萎靡的事。他做不來。又有質樸的人。他居心篤實。世上許多浮華的事。他做不來。又有口訥的人。他說話遲鈍。世上許多巧佞的事。他做不來。這四種人。天姿卻厚。所以與仁還相近。若肯加功為學。自然容易有成了。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是誠懇樣子。偲偲是勸勉樣子。怡怡是和悅樣子。

解子路問道如何可算得士人呢。孔子道。凡相與人。誠意懇到。披肝露膽。是箇切切樣。子勸勉人。詳細開導。盡言無隱。是箇偲偲樣。子親愛人情。意悅樂。始終和好。是箇怡怡樣。子有這三樣。既正直。又和平。可以算得士了。但這三樣用處。又有分別。朋友以義為重。須要切切偲偲。若太面軟。必然廢義了。兄弟以恩為重。須要怡怡。若太切直。倒反傷恩了。這定要分別的。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就是就戎。是兵。

解孔子說人都說善人為政。只能有文德。不能。有武功。其實不然。如果善人為政。他先教百姓孝弟忠信的德行。又於務農閒暇時候。操練技勇。演習陣法。約計到七年光景。百

言言解 卷之十一
姓受善人教訓已久。皆曉得尊君親上的道理。武藝又已嫻熟。一旦用他往就兵戎。大家都肯出力報效。這也可以制勝了。何愁不能有功呢。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解孔子說天下惟有用兵最是凶險。平日教百姓須要認真訓練。一旦臨事纔有可用。若平日全不訓練。等到別國來伐時。就用這不曾教過的百姓與他交戰。必至大敗虧輸。徒取滅亡。豈不是丟棄自家的百姓麼。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是原思名穀

是祿

○解原憲問道爲人可恥的是何事。孔子道爲人讀書出仕。原要展布材能。不是希圖穀祿。倘遇國家有道。可以展布時候。卻不能建功立業。只是風糜穀祿。這是無才的可恥了。或遇國家無道。不能展布時候。又不肯守節辭官。還想貪戀穀祿。這更是無品的可恥了。那無品的可恥。你是早知道。這的無才的可恥。卻也不可。不切戒呢。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解原憲又問道。人心有四件大病。第一件是已非人。是箇好勝的病。叫做克。第二件是誇張得意。是箇自滿的病。叫做伐。第三件是抑鬱不平。是箇忿恨的病。叫做怨。第四件是嗜利無

厭是箇貪求的病叫做欲。這克伐怨欲是人
心大病。若不能制伏。隨處便發露出來。我如
今能制伏得住。使他不行。這可以算得仁麼。
孔子道。克伐怨欲。最是人心大害。譬如毒蛇
猛獸。極不容易制伏。你如今能制伏得住。使
他不行。有這等力量。可以算得難了。究竟這
四件病根。仍舊藏蓄在心。未曾拔去。譬如毒
蛇猛獸。惡性未與銷除。雖然一時制伏。終必
有時爲害。如何可算得仁呢。你
要說這便是仁。我就不曉得了。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懷是思想
居是便安

解孔子說。凡人意中。都有箇方便安樂處所。
解時時思想著。這在平常人。也不惟過。惟有
讀書的士人。他平日修德行道。要幹許多大
事業。一生辛辛苦苦。還怕做不盡。卻也要思
想那方便安樂處所。圖自己快活自在。就這
一箇念頭。便已落在人欲窠裡。拖泥帶水。終

身洗脫不淨到頭成了箇庸
俗的人如何可以爲士呢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是
高孫

是卑
讓

解孔子說。君子言行。超出眾人。所以國家有
道時候。他議論既高。品行又高。迥然與流
俗不同。這是君子體格。如此。倘遇國家無道。
正人不能見容。那時君子也斷不肯屈身變
節。品行還是。要高的。惟有言語。卻不敢盡說
甯可過於卑讓。不肯招觸時忌。如此纔可以
避禍。這固是君子不幸。
也便是國家不幸了。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
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解**孔子說有德的人。他說出議論都是實事。光華發露。自然必有言辭可觀。若但是能言的人。他不過善能揣度事理。又兼有口木說得好聽。其實未必真有德。仁者為人。一心純是天理。並無一毫私欲牽累。理當做的。他必去做。利害禍福。搖奪他不得。自然必是有勇。若但是有勇的人。他不過仗著那血氣剛強。一時奮激。拼命向前。其實未必真有仁。不可見有本。必然有末。有末不必有本。為學總是要先講求根本了。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天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盪舟是推船。

○**解**南宮适問道。從前夏朝有箇有窮國。君名位。後來又被他臣子寒浞篡位。殺害寒浞的兒子。名奭。力氣最大。能於旱地推船。後來夏少康起兵滅浞。奭也被殺。羿。夏朝開基的始祖。是禹。周朝封國的始祖。是稷。舜使禹治水。同稷二人。教民耕種。一切翻犁布種的事。都要親身教導。禹。稷二人。是最吃辛苦的。後來都有了天下。這又是一段故事。據這兩樁故事。想來豈不是上天重德。不重力。麼。南宮适意思。是把羿。奭比當時有權力的人。把禹。稷比孔子。孔子聽了。知他是要推尊自己。因此不便回答。南宮适出去後。纔稱贊他道。這箇人可以算得君子了。如今世人都重力。不重德。他獨知道推尊有德的人。這箇人豈不是君子麼。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解**孔子說君子必仁、小人必不仁、這是人品大分別處。如今嫌君子的、偏要說君子不仁、愛小人的、偏要說小人也有仁、據我看來、那仁道甚大、一生做不盡。偶爾間斷、便是不仁。君子雖極力爲仁、難保沒一念疎忽的時候。如今要搜尋君子過失、說他不仁、卻也還有。至於小人他居心刻薄、行事詐僞、把天良都埋沒盡了。如今要替小人迴護、說他也有、一二事是仁、這是斷然沒有的了。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解**孔子說爲父的、都知道要愛子、但既要愛子、卻只是一味姑息、把兒子嬌嬾慣了、必

至百事無成。這樣愛法、倒不如不愛了。如果真有愛子的心、必要爲他計慮久遠、使兒子勤身苦學、做成保家的賢子。如何能免得勞苦他呢。爲臣的都怕道要忠君、但既要忠君、卻只是百般承順、把人君驕倨慣了、必然任性妄爲、這樣忠法、倒反成不忠了。如果真有忠君的心、必要爲他分辨邪正、使人君去惡從善、做成有道的明君。如何能免得諫諍他呢。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是辭令。如今表啟之類。裨諶世叔子羽皆是鄭國大夫。世叔名游吉。子羽名公孫揮。行人是官名。東里是地名。子產住處。草創是起草稿。討論是考究議論。脩飾是增減潤色。是加文采。

○**解**孔子說小國聘問大國必有辭令。惟有鄭

夫裨謀他善能謀事。先叫他起箇草稿。又有

箇世叔。他學問淹博。又叫他考究典故。評論

是非。又有箇子羽。他做行人的官。常往各國

深知風土人情。再教他斟酌一番。當刪減的

刪減。當增添的增添。然後送到東里子產。住

處他又細細加上些文采。更覺得光潤華麗。

所以能使大國和悅。不生兵禍。同時

列國也有辭令。都不能及他的好了。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

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

怨言。子西是楚國大夫公子申。彼是他伯

怨言。氏齊大夫駢是邑名。沒齒是終身

○**解**或人問子產何如。孔子道。子產為政。修立

法度。整頓地方。都是為愛民起見。是箇慈

惠的人了。或人又問楚國有箇子西。他能讓

楚國也很著名。這人何如。孔子道。這樣人。他

自是他的路數。就有一二件好處。也不過只

成了他的路數。何必論他呢。或人又問管仲

何如。孔子道。這人便不同了。他相齊桓公。興

起霸業。功勞極大。桓公因伯氏有罪。奪他駢

邑三百戶。賞與管仲。那伯氏被奪。貧困家中

吃麤飯。過日。終身沒有怨言。豈不是管仲功

大。能使他

人心服麼。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解**孔子說。凡人惡貧喜富。處貧必生怨恨。處

富必至驕奢。這是常人通病。若有學問的

人。處貧必不生怨恨。處富必不至驕奢。但這

兩件工夫。也有淺深不同。那處貧的。衣食缺

乏。困苦不堪。若不是道德充積。內重外輕。安

諸事順遂。但能謹守禮法。屏除嗜慾。自然沒有驕奢。這便稍為容易了。所以為學的人。無論貧富。都要用功。究竟總是安貧為上。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孟公綽是魯國大夫。優是有餘。老是家臣長。

解。孔子說孟公綽為人操守廉潔。性情恬靜。能有為。譬如趙魏兩家。他是晉國世卿。權勢極重。家臣甚多。須要有人約束。若使孟公綽這等人做箇家臣長官。必能正身表率。使家臣箇箇敬服。這是他做得有餘的。至於大夫官位既高。國家政事。都是他的責任。就是滕薛二國地方最小。也有許多繁難的事。須要費心料理。那孟公綽怕未必做得來哩。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

成人矣。成人是全人。臧武仲是魯大夫。名紇。卞莊子是魯國卞邑大夫。知是聰明。不欲

是不貪。

解。子路問如何纔算得全人。孔子道。全人是要才全德備。第一要有見識。若像臧武仲那樣聰明見識。必然通透了。第二要看得心地。若像孟公綽那樣不貪心地。必然潔淨了。第三要有膽力。若像卞莊子那樣勇烈膽力。必然堅定了。第四要能辦事。若像冉求那樣材藝辦事。必然周妥了。既兼這四人的長處。還怕氣質太麤。沒有文采。須要學禮學樂。陶鎔氣質。把偏駁處都化為中和。天姿既好。學問又深。自然才全德備。也可以算得全人了。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授命是將性命交付

與人久要是舊約平生是平日

○解孔子說畢。想起近日人未必得不能如此。如今怕未必有。但就如今論人。何必定要如此。纔算全人呢。只要見著財利。真能不貪。必先思想義理。當得不當得。見著危難。真能不避。肯把自己性命交付與人。若有舊約。真能不失信。無論相隔多年。必不忘記平日的言語。這是義烈忠信的人。最能扶持世道。縱然才德未能純備。也可以算得次等全人了。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

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子是衛

大夫公孫枝公明賈是衛人信是實

○解孔子聞衛國有公叔文子。是箇賢大夫。二日見著衛人公明賈。因問他道。聽見人說公叔文子。見著人也不言。也不笑。人送物與他。他也不取。這話是實麼。公明賈答道。這是來告的人說得太過了。夫子何嘗不言。但必不要當說時纔言。人不厭他多言。就覺得他是不言了。夫子何嘗不笑。但必有可樂處纔笑。人不厭他多笑。就覺得他是不笑了。夫子何嘗不取。但必要合義的纔取。人不厭他多取。就覺得他是不取了。孔子聽公明賈說來。那

公叔文子爲人。直是隨時得中。無一事不做。到恰好好處。這非有聖賢學問的不能。心裏想。文子雖是好人。未必就到這箇地步。但君子樂聞人善。不肯去駁他。不是因說道你說的。也有理。或者是如此。但這樣德行。是最不容易的。難道果真是如此麼。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是臧氏封邑。要是挾制邀求。

○解孔子說。臧武仲因與孟季兩家不合。被季孫所逐。武仲逃奔防邑。使人往魯國求魯君爲臧氏立後。魯君應許後。方纔退出防邑。揣他的意思。魯君若不應許。立後必然據邑背叛。這分明是要挾君上了。他請立後時。言辭委婉。也像箇恭順樣子。究竟那心迹總遮掩不去。就有人替他解脫。說他不要挾君上。我也必不肯信了。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

重耳。齊桓公名

小白。譎是詭詐。

○解孔子說。自齊桓公創興霸業。後來又有晉文公繼起。論他功業。也與齊桓公不相上下。但行事卻有不同。那晉文公天資刻薄。好用機巧。一切行事。都是詭詐多端。全然不是正道。不如齊桓公天資忠厚。沒有機巧。雖也是假託仁義。但他行事。卻還有些正道。不肯用許多詭計。這就比晉文公高了。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公子糾是桓公兄弟。召忽是齊臣。九通作糾。糾是結。

連

○**解**子路說道齊桓公爲公子時他哥哥襄公爲君無道鮑叔牙知齊國將亂先護送桓公逃奔莒國後來襄公被無知所弑管仲同召忽二人護送桓公兄弟公子糾逃奔魯國魯君聞齊人殺了無知起兵送公子糾回國不料桓公從莒國先入已立爲君魯兵被齊兵大敗退回桓公使鮑叔牙帶兵來說請魯國殺公子糾將管仲召二人交出帶回齊國治罪召忽不肯受辱自刎身死管仲不肯死到了齊國桓公赦罪用他爲相據這樣說來管仲背主事讐是未有了仁心的了孔子道論人固要論心也要論功果有救世的大功也就算得仁了那齊桓公不過是中材只因用了管仲竟能做成霸主結連聚合許多諸侯大家同心和好全以禮義相交不用兵車爭戰天下太平了數十年若不是得管仲的力焉

能如此管仲有這樣大功當時誰人能及他的仁到于今又誰人能及他的仁呢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匡是正被是披衽是衣襟諒是小信經是縊瀆是大溝溝瀆是田間水道

○**解**子貢說道管仲不是仁者哩桓公殺公子糾他不能死也罷了還要爲桓公的相這太忍心了孔子道虧得管仲肯相桓公纔能興起霸業統率諸侯尊戴周朝驅除夷狄使天下齊歸正沒有禍亂直到于今百姓尚能安居中國不致陷入夷狄這都是受他的

恩賜。若沒有管仲這人，當時夷狄日盛一日，中國被他侵削于今，不知是何世界。我們怕要披著頭髮，穿著左襟衣服，都變成夷狄樣子了。管仲有這等大功，如何還說他不仁呢？要曉得管仲意思，原是知道桓公要重用他，自己揣度才力，可以救世立功，所以不肯就死。豈同那匹夫匹婦，鄉裏小民，講一種小信，相約同死，自縊在溝瀆旁邊，終久沒人知道呢？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

之曰：可以為文矣。臣是家臣，僎是人名，公是公朝，升是登。

○解公叔文子有箇家臣名僎，文子因他為人甚賢，薦與衛君衛君遂用僎為大夫。與文子同登公朝，孔子聽見這樁事，因說道：「今世大夫奸賢嫉能的，多況且是自己家臣，誰肯

與他同列？文子既知僎賢，便薦與君，忘記也是家臣，礙了自己分位，這樣忘分薦賢，只知有君，不知有己。在當時實屬難得，他諡法叫做文子，真可以不愧這文字了。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

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喪是失位，仲叔圉即孔文子治是管理。

○解孔子一日與季康子談起衛靈公為君無道，康子問道：這入如此無道，何以不會失位呢？孔子道：靈公雖然無道，卻會用人。有箇仲叔圉，熟習禮節，用他管理接待賓客的事；又有箇祝鮀，他善能禱告，用他管理祭祀宗廟的事；又有箇王孫賈，頗知兵法，用他管理操練軍旅的事。這三人雖不純正，卻各有才幹，可用。靈公用他，又用得恰當，使他們各盡

言言言
所長。能如此。知人善任。雖然無道。也可以自保。何至於就要失位呢。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怍是慚愧。

○解孔子說。于今人每好說大話。想要藉此欺人。我揣度他的意思。當說那大話時。心裏本不曾打算要做。所以也不問自己能否與不能。任意誇口。毫無慚愧。其實就他這不慚愧處。便可以看他破他那無能爲處。如果真要叫他去做。那就千難萬難。必至出乖露醜了。如何能欺哄得人呢。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陳成子是齊大夫名恆。簡公是齊君名王。

○解陳成子在齊國專權。要想謀篡弑了齊簡公。孔子聽聞此事。先在家中沐浴潔淨。然後上朝。告魯哀公。道。陳恆弑了齊君。這是大逆不道。天地不容。必須加誅。請我公發兵去討他的罪。哀公聽了這話。無奈三家專權。自己不能作主。因說道。你說的。話知道了。請你去告那季孟叔三子。聽他們商議罷。孔子出朝說道。因我從前隨從大夫班後。遇著此等事。不敢不告。君不肯自己做主。又叫我去告三子。哩。孔子隨即到三子家中。把這話告他。那三家都是權臣。與陳恆是一路人。如何肯討他的罪。箇箇都說。不可發兵。孔子見他們不肯。因說道。這不是我愛多事。因陳恆犯了弑君大罪。凡天下爲臣的人。理應同心憤怒。

要立刻誅滅他纔是我從前也曾隨從大夫
班後所以不敢不告。若是可以不討我也不
來說了。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是冒犯顏色。

解子路問事君是要如何。孔子道事君無非處處踏實。不敢有半點欺蒙。自己既竭盡心力。倘若遇見君有過失。又不忍坐視。必要直言諫諍。即或冒犯君的顏色。被君惱怒。也不敢畏禍躲避。這樣事君可以算得盡道了。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是上到極處。下達是下到極處。
解孔子說君子小人起初也相離不多。只因君于一心用在天理上。那天理本是高明的。在天理上用功。就像上登高山一般。越上越高。高到極處。便與聖賢相同。小人一般。越上

在人欲上。那人欲本是汚暗的。在人欲上快意。就像下墜深坑一般。越下越低。低到極處。便去禽獸不遠。這一上一下。只在天理人欲上分路。到後來人品。便天淵相隔了。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解孔子說古人為學。今人也為學。但為學的念頭卻有不同。古來為學的人。總要正心修身。一心想保全天性。是箇為己的念頭。於今為學的人。大半沽名釣譽。一心想干求人爵。是箇為人的念頭。那為己的。只是要自修。不是要人知。所學全是真的。到得道德充積時候。自然會感動人心。那為人的。只是要人知。不是要自修。所學盡是假的。遇著困頓無聊時候。連一身名節都保不住。了。古今人不同如此。豈不可歎。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是衛國大夫名
蘧使者是出差的人

○解孔子到衛國時住在蘧伯玉家中後來同

○宏孔子因是伯玉差來的人很敬重他與他

同坐問道夫子在家中近日所做何事那使

者答道夫子在家別無他事只常常用功檢

點身心想要減少些過失用功許久還覺得

過失未能減少工夫總放不下這是夫子近

○日心事了使者說畢退出孔子聽了心喜伯

玉能切實用功又喜使者能說出伯玉心事

因稱贊他道這樣使者真不負他主人差來

的意思可以算

得好使者了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解曾子讀易經艮卦象辭因說道凡人有身

○解就有現處的分位有位就有當做的職事

有事就有應用的心思這自然如此但分

位有定心思無定往往有人不去思想分內

的事倒要想法外的事不但懸空思想終是

無益而且此心越放越遠反把分內的職事

拋荒了所以爲君子的心裏思想事理總在

他分位以內從不出他分位以外說本分話

幹本分事本分當做的都盡心去做沒有一

毫分外想頭所以象辭上說君子思不出其

位這是夫子吃緊教人的

話後學切不可忽略了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過是趕

向前

○解孔子說凡人學問言易行難君子最怕言

言言解
君子又深知行難，所以做事要趕過向前，莫教落後不及。果能如此，自然一言不苟，一行不遺，安得不做成君子呢？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解 孔子說：「君子道理有三件，我自揣都沒有能做的。第一是仁，果是仁者，他把私欲去得淨盡，並無一毫罣累，斷然是不憂的。第二是知，果是知者，他把事理看得透徹，並無一毫蒙蔽，斷然是不惑的。第三是勇，果是勇者，他把正氣養得充足，並無一毫畏怯，斷然是不懼的。這豈是我能做得到的呢？子貢道：『這三件，夫子做得有餘，如今還要說無能，不過是謙虛話罷了。』」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是比暇

是閒

○解 子貢平日最喜評論人物，將許多人言行，一比較，論其長短，這也是知人的學問。孔子怕他專做這事，把心用在外面，只揣度別人的是非，不考察自己的得失，因說他道：「賜如今已做到賢人了麼？為何自己身心並不用檢點，竟有閒工夫，比較別人長短嗎？若是我自揣，覺得自己身上缺陷甚多，日日用功修治，還來不及，那有閒暇時候去管別人長短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解 孔子說：「凡人果有才能，何愁沒有知己？即或沒有知己，這是有才無命，也用不著憂。」

言言言
愁所愁的是自己一無所能人要
用我我無可用這便成箇棄材了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

預料詐是欺哄億是
揣度不信是無實

○解孔子說近世人情巧偽往往外面說許多
面懷許多猜疑外面卻裝做相好這叫做詐又有裏
信有種人受他愚弄毫不知覺這箇固然算
不得賢又有種人心裏怕人詐那未必不信的
也預料他必是詐怕人不信那未必不信的
也揣度他必是不信覺得人人都是依我
已心術也就變成刻薄這更是不賢了君子
忠厚待人從不預料人詐也不揣度人不信
全是推誠相與只因他事理透徹心地虛明
如有詭詐不信的人一到面前那些如鬼如
蜮伎倆早已露出破綻自然先行知覺若不

是窮理功夫安能如
此這可以算得賢了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

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微生是姓畝

依戀佞是諂疾是
嫌固是固執不通

○解微生畝是箇年高隱士見孔子周游列國
各國地方不肯退隱山林豈不是要學做世
上詔佞的人謀取功名富貴麼孔子答道若
學做世上詔佞的人謀取功名富貴這是我
斷然不敢的但人生出處總要隨時不能一
定若偏在一邊便是固執我何曾不想退隱
山林卻又嫌偏在一邊做成固執不通的人
所以周游列國都
是這箇意思了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是上好馬名

解孔子說上等的好馬名叫驥人說馬的好處總在善走有一種馬雖然善走卻性氣惡劣也算不得驥既名爲驥就不但稱他腳力善走是要稱他德性馴良纔見他真可貴重處馬且如此何況論人豈有不以德爲重的呢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德是恩惠

解或人問道近世人心澆薄往往各懷仇怨互相報復弄得不成世界有種厚道人出來矯這箇弊生平待人純是一片好心就是素日有怨的人也用恩惠報他這樣人如何孔子說據你所說可算得厚了但與我有怨的既然用恩惠報他那與我有恩的人又用

什麼去報他呢豈不是把恩人看成仇人一樣麼依我說那與我有怨的我只以直道相待一切都是秉公不記從前私恨也就算待他好了至與我有恩的人我必要以恩惠相報斷不肯忘恩背義這纔是正理呢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解孔子一日忽然發嘆道如今沒人知道我了子貢問道現在夫子道德弟子們箇箇敬仰就是外人也多佩服怎麼說沒人知道夫子呢孔子道我平日爲人貧富貴賤聽憑著天從來不敢怨天愛惡毀譽聽憑著人從來不曾怪人心裏平平坦坦別無所求專在學問上用功那學問工夫又別無奇妙只在下面淺近處切實下手到後來漸漸往上面

長進這箇境界惟有我自己理會得別人如何得知但道從天出我心中理會許多道理都是上天所與如要有知我的除非就是天罷了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愬是誣告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子服何夫子指季孫惑志是疑心肆

是陳尸廢是不行

解子路為季氏家臣有箇公伯寮在季孫面前誣告子路說了許多壞話子服景伯聽聞此事來告知孔子因說道季孫聽了公伯寮的話頗有疑心那公伯寮實在可恨就我

的力量也還能殺他把他陳尸市朝纔快我意孔子勸他道你也不必如此動氣大凡我輩出仕是要行道能行與否有天做主如果道將要行呢為上的自然信用就有人阻撓也阻不住這是天命如果道將要廢呢為上的自然翻臉就有人挽回也挽不轉這更是天命那公伯寮雖進讒言其實他也無奈命何枉自做了小人我們又何必怪他呢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禮貌

解孔子說賢人隱居總為避亂起見但避法卻有不同有因天下無道不肯出仕這叫做避世其次的見此國將亂去往他國這叫做避地又其次的因國君相待頗好暫且罷住後見禮貌漸衰遂去這叫做避色再其次的國君禮貌雖衰尚不忍去因聞小人進了

讒言然後決去這叫做避言這幾等避法雖有不同總是為潔身遠害不失他賢人身份這意思卻

子曰作者七人矣作是起身去

解孔子說賢人去留國家若亂國家治亂國家若見起身去的業已有了七人賢人都要遠避那國家氣象也就可想而知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石門是地名晨門是管早晨開門的人自

從是

解子路出行在石門地方住宿有箇晨門來問子路道看汝這樣不是平常人你從何

處來呢子路答道我從孔家來的晨門道我久聞有箇姓孔的他周游列國一心想來救世其實他也知這世界是做不好的無奈救世的心總放不下還要盡力去做想來就是這箇人丁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

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

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荷

擔簦是草籠都是陋硜硜是石聲堅確厲是和衣過水揭是掀衣過水果是決末是無

解孔子問住衛國偶然擊磬有箇擔草籠的擊磬的是箇有心人他心裏想要救世呢聽了一會又說道這人見識陋了就同那磬聲

一一般經經不變是箇同執人哪如今世上沒
有知已該歇便歇罷可比水深就和衣過水
水淺就掀衣過水世事原沒有一定何必定
要救世呢孔子聽他說話像箇隱居高士因
說道天下人都與我同類同類失所我心不
安這救世的心如何放得下若世亂便隱一
切不管像他說的這樣果
決那出處也就無難了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

冢宰三年高宗是商王武丁諒陰是居喪薨是

冢宰三年死總已總理自己職事冢宰是太宰

子張問道商書上說高宗居喪時候三年

是不曾發言新君不言政事又誰作主這書

是如來說呢孔子道這事何必高宗如此凡

古來人君初即位時都是如此只因這三年

喪服是人子至情天子與庶人同是一理先

君去世為子的非常哀痛何心談及政事那

太宰是國家首相可以代管所以這三年內

百官總理自己職事都聽太宰吩咐新君不

言也不

凝事了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解孔子說近時為上的人往往說民情刁頑

民不知禮的病根又由於上不好禮如果為

上的真能好禮一言一動都合規矩百姓早

已敬服再能將禮法教民使百姓都知禮意

箇箇曉得上下定分自然不敢違抗還有不

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

速成者也

○解關黨有箇童子也在孔子門下從學孔子

如賓客往來常使這童子傳話或人問

孔子道這童子年紀尚幼就使他當傳話

職事想是他學問有進益了麼孔子道凡做

童子的人隨長輩坐須在席角旁坐從長輩

行須在後面隨行這是禮當如此如今這童

子不知守禮我見他坐席常在正位又見他

同長輩並肩行走這樣心高志傲不是求學

問進益的人只是想要快快長成的意思我

所以使他傳話是要教他觀看賓主禮節曉

得些長幼次序學習這謙讓儀容好

變化他氣質並不是另眼賞識他呢

卷七終

